

三教修行文化的生命氣象與 內核是人天「性命覺悟論」(四)

胡春業

(5.2) 悉心梳理性命關係

《太極道訣》中對性命予以界定：「性者，太虛無垠，一靈炯炯，無中之真有也。命者，先天至精，一氣氤氲，有中之真無也。」這是從先天來定義性命。「身心」關係，也是性命關係中的一個層面，應屬於後天。戈國龍以先天與後天的劃分，將性命歸納為四種關係：先天性與先天命、先天性與後天命、後天性與先天命、後天性與後天命。性在先天屬陽、在後天屬陰；命在先天屬陰、在後天屬陽。這四種性命關係，對於性命雙修過程中二者的對應與轉換的認識，具有較好的指導作用，性與命各在不同的層面，就具有不同的屬性，這是厘清性命關係的關鍵。在修行中先後天的區分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。先天是修行的根據，後天是修行的起點；先天融於後天則提高後天內在的先天含量，後天激發出先天則促進先天的提升。嚴格來說性命本事一體的，有

性便有命，有命便有性。由於在所處的環境系統中，性與命會構成不同的對應關係，正如《性命圭旨》中說，之於性命，「但以其在天，則謂之命；以其在人則謂之性。性命實非有兩。」性命本不可分，性是命之性，命是性之命，從能動知覺的妙用言之為性，從物質載體的基礎言之為命。修性時命在其中，是謂「神行即氣行」；修命時性已在其中，是謂「氣住則神靜」。在一體運化中也有需要仔細參悟的地方，如劉一明在《道書十二種》中說：「問曰，『性命一家，了命即可了性，何以又有修命之後還當修性之說？』答曰，『修命時所修之性，乃天賦之性；修命後所修之性，乃虛無之性。天賦之性從陰陽中來，虛無之性從太極中來，不得一例而看。』」這說明修命離不開修性，但修命時的「性」從「陰陽中來」（權可理解為後天），而修命後的「性」從「太極中來」（權可理解為先天），不在同一層次。從性

命一體觀來看，修行中，是「先性後命」還是「先命後性」，只是下手處不同，沒有高下之分，關鍵是所修性或命處在什麼層次。若先修性，可是性一直處在後天層次，那麼命也只能是在後天層次對應運化。若是先修命，命能激發出先天的能量，也會融合性向先天轉化。不論是先修性還是先修命，以能否激發先天能量為檢驗。性命的轉化又須心的掌控。

（5.3）比較諸家性命雙修內涵的原則

比較諸家性命雙修的異同，一定要在同一層次上形成可對應的比較關係，這樣才具有內在的可比性。古今修行者、學者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工作。伍守陽在《內金丹》中就道釋儒三家在性命雙修的側重點上進行比較：「孔氏創素王之業，為一世法。而言性言命，其詞微。」「孔氏之言性命，言其影，不言其形也」。「釋氏出稱為梵王，而言性不言命，其詞密。」「釋氏之言性命，以性為形，以命為影者也。」「老氏之教，則異是矣。《陰符》《道德》而下，娓娓言命，娓娓言性，而又娓娓言性必言命，言命必言性。」「老氏之言性命，言其影，並言其形者也。」劉名瑞在《敲跡洞章》中指出，道釋儒三家在性命雙修上實質是相同的，只是其名稱不同而已。道家稱之為金丹，釋家稱之為舍

利子，儒家稱之為浩然正氣，雖然名稱不同，但其實質是一樣的，即所謂「天人性命原無二，至道歸一德自明」。三家之所以有差別，是因為學道者根器的不同，聖人也要根據學道者的不同而立學。另有當今學者丁常春在《道教性命學概論》中，從道釋儒三家的性命內涵，性命功夫方面做了比較：「就性命內涵而言，內丹性命學以『道』來界定性命。主張性即神，命即炁。理學以『天理』來界定性命，主張人性有二：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；天地之性是至善，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。禪宗與藏傳佛教寧瑪派、噶舉派以『佛』來界定心性，主張人的本性、本心即佛。」「就性命功夫而言，丹道性命學主張，通過煉己築基、煉精化炁、煉炁化神，煉神還虛等功夫次第，使元神變為純陽，實現純陽之元神與道合一，從而即生成仙。內丹學的命功就是使精盡化為炁，炁返回先天水準；性功就是使識神退位，元神變成純陽，復歸於道而成仙。理學主張，通過格物致知，致良知等功夫存天理，滅人欲，復歸本性而成聖。禪宗主張，通過明心見性、依無相、無念、無住調心，證入一相、般若、一行三種三昧。藏傳佛教寧瑪派、噶舉派主張，通過修習大圓滿法和大手印而『即生成佛』、『即身成佛』。可見，性命功夫的實質就是復歸人的本性。」從

這些比較中，進一步凸顯「性命雙修性為本」的內核。

諸家之間性命雙修的比較的目的在於實用。如從修行的歸根來看，道家的成丹、成仙，佛家的成佛，儒家的成聖，有些研究喜歡去比較究竟是「無」的境界高還是「空」的境界高，實際上這是沒有意義的。我認為比較諸家性命雙修的歸根重點應是歸根路徑的優勢，與現

代人生活能夠融合的優勢，幫助人們找到歸根的直接的路徑，在濁世中能突破人的生死大圈。就如同參加高考的考生，高考前想的最多的是怎樣達到高考錄取的分數線；高考後當分數線達到，才會在各院校的比較中填報志願。這應該算是比較性命雙修的一條實用線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亞洲各佛教團體持續捐輸尼泊爾震災

自從四月底尼泊爾遭遇約七點八級強震襲擊後，據尼泊爾官方統計，約有八八三六人罹難、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人受傷，珠穆朗瑪峰雪崩、多處山體滑落。此外，被波及地區範圍計有：印度、中國西藏、孟加拉、不丹、巴基斯坦……等國家部分區域；世界文化遺址古皇宮與諸多歷史遺址亦化為廢墟。此次經濟損失約相當於尼泊爾一年的GDP規模。

震災至今已逾兩個月，亞洲各國仍持續捐輸，助尼泊爾度過難關。尼泊爾內政部國家災難管理局亦表示，災民仍需要救災物資。包括台灣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仍繼續動員，援助尼泊爾。台灣除了先動員的慈濟等團體外，中國佛教會與外交部合作，六月二日假行政院衛生福利部，舉行中國佛教會暨廿四縣市佛教會聯合捐助『尼泊爾地震賑災基金』捐贈儀式，捐款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整。福

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亦響應政府部門發起「臺灣愛心前進尼泊爾」活動，透過行政院衛福部賑災專戶，捐款一千萬元。衛福部蔣內煌部長代表接受。

馬來西亞佛教居士總會二〇一五年四月廿五日尼泊爾發生大地震後，即發起設立「尼泊爾地震賑災基金」，並通過馬來西亞各地會員團體積極籌募善款，共募得約馬幣七萬三千餘令吉。此一善款於六月五日，由該會總秘書王書優博士親自前往尼泊爾加德滿都，聯合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（世佛青）及尼泊爾佛教青年會，捐贈受地震影響的四十間佛教寺院及五十戶災民，以協助災民們重建家園。此外，泰國最高僧伽委員會在Somedj率領下，也於六月二日前赴尼泊爾加德滿都城郊Dharmasthali為地震災區進行捐款，並捐助一千個救生袋。